



● 作者/Jennifer Lind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林政龍

中共將取代美國成為區域霸權？

Life in China's Asia: What Regional Hegemony Would Look Like

取材/2018年3-4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2018)

中共經濟、政治與軍事實力不斷崛起後，一股隱然成形的霸權姿態不斷地逼近，儼然已促使區域內各個國家開始審慎思考，能否可以接受一個完全任其宰制的亞洲。

美國雖然現在仍是主宰東亞的強權，但是中共已經迎頭趕上了。(Source: DoD/
Dominique A. Pineiro)



中共將取代美國成為區域霸權？





目前，美國仍是主宰東亞的強權，但中共正快速縮小此一落差。儘管經濟危機或內政混亂可能阻礙中共崛起，但若當前種種趨勢持續，中共不久將會取代美國成為區域的經濟、軍事與政治霸權。

隨著這一天不斷逼近，美國在區域的盟邦與夥伴國，諸如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和南韓等將會開始遭遇某些難題。換言之，這些國家究竟應該採取強化自我防衛作為並擴大跟其他區域國家的合作關係，抑或採取有把握的作法，決定接受中共主宰一切，如同過去半世紀以來仰賴華府般地仰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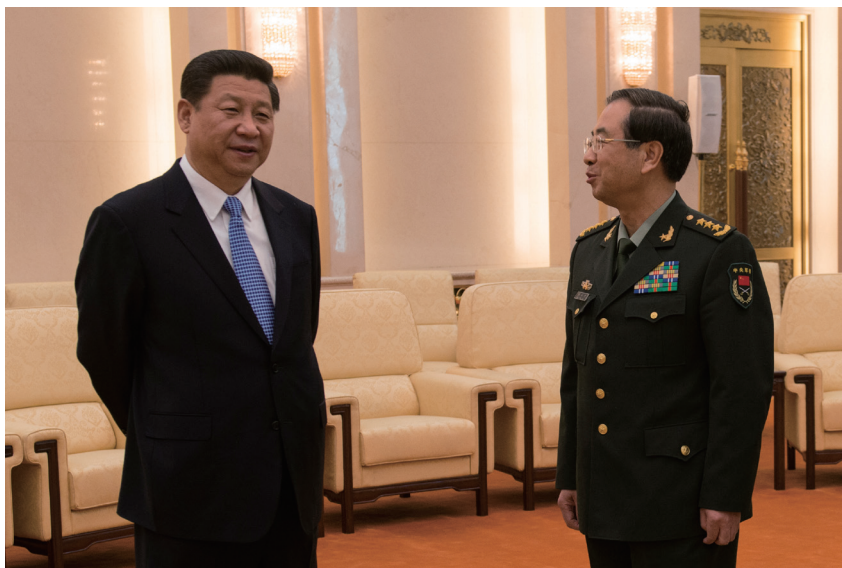
或許各國期望相信中共將會成為一個相對良性的區域霸權。有人主張，經濟互賴會侷限中共的侵略野心：因為中國共產黨（以下稱共黨）的統治正當性端賴經濟成長，此一條件則取決於貿易，因此北京會與其他鄰國保持和平關係。此外，中共宣稱自己將成為與眾不同的大國。中共官員與學者皆一貫譴責干預主義，並駁斥「勢力範圍」概念為冷戰遺毒。中共主席

習近平表示中國大陸「絕不會從事殖民主義或侵略行為」，因為中共有著「愛好和平的文化傳統」。就此觀點而言，中共主宰亞洲後的生活與今日情況並無太大不同。

但這並非區域霸權的行為模式。強權國家為了追求自身安全，通常都會支配其所在區域。這些國家會發展並行使強大的經濟力量，同時打造龐大軍隊、驅逐外在匹敵者，以及運用區域制度與文化措施鞏固自身影響力。因為霸權國家害怕鄰國會讓外來匹敵者在其境內建立軍事據點，因此會在鄰國內政體系內耕耘深厚的利益，甚至

會設法散布其文化以拉近與其他國家的距離。

中共早就開始採取先前區域霸權曾運用的戰略。其運用經濟威懾迫使其他國家屈從其意志，採取擴軍以抵禦其他挑戰者，干預其他國家內政以獲取對其更為友善的政策，同時還挹注龐大預算於教育與文化計畫，以強化其軟實力。隨著中共的實力及野心不斷地提高，此類作為必然有增無減。中共鄰國必須開始探討自己接受此種未來的程度有多高，以及對於接受或抵抗此種未來願意付出何種代價。



中共開始採取先前區域霸權曾運用的戰略，而周邊鄰國也應對此類作為採取因應之道。(Source: DoD/D. Myles Cullen)

經濟的權力集中

過去數十年來，中共已經成為東亞多數國家的首要貿易夥伴及主要出口對象。北京已在亞太區域達成多項經濟協議，包括澳大利亞、新加坡、南韓、東南亞國協及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除了美國之外，北京希望透過這些協議的簽訂，能創造出一個以中共為主導的東亞共同體，同時也開始建立一套提高影響力的制度性基礎架構，削弱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等美國主導的制度，以及諸如亞洲開發銀行等日本主導的組織。2014年，中共與巴西、俄羅斯及印度等國共同建立了一個擁有1,000億資金的「新開發銀行」，總部就設在上海。2015年，中共又投資1,000億美元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現有會員數已高達80個國家。不僅如此，習近平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也在整個亞太區域擴大中共對外貿易與金融合作，同時對亞太區域基礎設施和自然資源挹注龐大的資金。據悉，中共的「國家開發銀行」在該項計畫已投入2,500億美元貸款融資。

此類政策與過往霸權所採取之經濟戰略如出一轍。十八世紀之前，中國一直都是東亞地區最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強國。其對貿易特權的收放程度取決於一套複雜詳盡的進貢體制，外來的國家必須遵循這套機制派遣外交使節前來奉獻禮品，並向中國皇帝磕頭(kowtow)行禮。朝廷隨後才決定所有貿易商品的價格與數量。帝制時期的中國也藉由投資農業與鐵路、採集礦產等來鞏固經濟實力，同時鼓勵整個地區進行緊密商業整合。

在拉丁美洲地區，美國也是採取相同作法樹立自身成為區域經濟核心者的角色。在十九世紀時，美國企業蜂湧進入拉美地區搜刮水果、礦產、糖和煙草。美國「聯合水果」(United Fruit)公司甚至設法取得中美洲地區所有水果出口貿易的控制權。另一項強硬手段則是金融；正如烏拉圭記者加里亞諾(Eduardo Galeano)所言，美國採取「入侵銀行業」手段導致當地資金流入美國企業。華府甚至鼓勵美國各家銀行承接歐洲債權人的借貸，將歐洲對手的影

響力降至最低。近一世紀以來，華府運用外交手段拓展美國區域貿易與投資計畫，藉以壯大其經濟利益，諸如1880年代的「老大哥」(Big Brother)政策、1900年代初期的「金錢外交」(Dollar Diplomacy)和1960年代的「爭取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等例證。

過去美國也曾建立一套區域制度架構以達成其目的。1948年，美國於華盛頓特區成立「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以促進區域安全與合作。美國勢力確保了美洲國家組織保持沉默，甚或讓美國在拉丁美洲地區的各種軍事與政治干預行動合法化。其他開發機構，包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及美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也都同樣在促進美國利益。藉由「限制性援助」(tied aid)，上述組織強制要求其資助計畫必須聘用美國合約商。誠如加里亞諾所言，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根本就是「建立於美國、總部設於美國、且專為美國服務」的組織。

另一個區域霸權日本，也曾在二十世紀初主宰整個亞太地區推行類似之帝國策略。東京誓言驅逐西方殖民強權，宣布自己將領導一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ty Sphere)。為滿足東京工業化經濟與軍事的需求，其在征服國搜刮各類原物料。為了提升日本的集權地位，並遏阻敵對國家的經濟活動，其針對當地各經濟體進行改革並利用區域網絡進行管理，以「日圓集團」(yen bloc)進行區域貨幣標準化，同時在地區內設立日本銀行，使其能控制區域內大部分的銀行存款。東京甚至還成立「南方開發金庫」(Southern Development Bank)，負責在其佔領區內提供金融服務及發行債券。

同樣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也依賴經濟與金融體系主宰東歐地區。莫斯科甚至切斷所有與西歐的貿易，並禁止東歐各國接受1948年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的任何援助。其另外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負責管理與整合所有區域經濟。蘇聯的投資、貿易協定和貿易信用貸款，使東歐各國在經濟上須完全依賴莫斯科作為其主要出口市場，以及原物料和能源之供應國。蘇聯藉由出售低於市場價格的各類原物料，誘使各國政治領導人日益依賴莫斯科的政府補貼。

經濟主宰力量使區域霸權國家可以運用經濟威懾手段來達成其目的。在拉丁美洲，美國長期以來都是使用制裁來威脅區域各國。美國除了對古巴採取長期(但失敗收場)禁運之外，也在1970

年代採金融施壓手段削弱智利總統阿萊德(Salvador Allende)，並在1985年對尼加拉瓜實施禁運，以動搖桑地諾(Sandinista)政府。同樣地，莫斯科也設法控制東歐地區持獨立思想的領導人，先後於1948年對南斯拉夫、1961年對阿爾巴尼亞和1964年對羅馬尼亞等國施以制裁手段。

北京早已開始運用此等經濟威懾手段。2017年，中共對南韓及配合部署美製薩德飛彈系統計畫的日韓聯合企業「樂天集團」進行懲罰(因為樂天將預定部署薩德飛彈系統的土地出售予南韓政府)，並同時禁止中國大陸觀光團前往南韓旅遊，中共所屬管理機關強制關閉國內80%的樂天超市及其他韓資企業(表面上是因為它們違反消防法規)，而國營媒體更敦促中國大陸人民抵制南韓產品。北京也對日本(2009年釣魚臺海域漁船衝撞事件後禁止稀土出口日本)和挪威(中共異議人士劉曉波於2010年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禁止進口挪威漁產品)採取經濟威懾手段。2016年，蒙古接待達賴喇嘛訪問後，北京隨即對經由中國大陸出口的蒙古商品課徵額外費用，並全面凍結兩國外交活動——包含關於中共要貸款給蒙古的40億美元談判作業。中共外交部在聲明中表示，「我們希望蒙古要牢牢記取這次教訓。」中共顯然達成目的了：蒙古政府後來便宣布絕不會再邀請這位西藏精神領袖。

此類威懾手段在未來不見得會派上用場，因為各國領袖必然會考量北京的立場先行調整自身政策。以菲律賓來說：菲國過去挺身力抗中共——例如在2013年向海牙國際仲裁法庭提出控告中共主權霸道行為的訴訟案。但直到最近菲國總統



中共由於不滿美國在南韓境內部署薩德飛彈防禦系統，因此隨後即對南韓祭出一連串的限韓令。(Source: DVIDS)

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接受北京24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後，便開始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並與美國的關係漸行漸遠。

追求軍事霸權

中共遵循歷代強權樹立的典範，也開始擴展其區域的軍事勢力。從1990年代開始，中共軍事支出持續攀升，且共黨也不斷進行武器現代化和軍事組織及準則的革新。共軍採取反

介入/區域拒止準則，希望將美軍拒於其海岸及空域之外。中共還創建地區內最大的海警部隊，並掌握由漁船組成之龐大海上義勇軍力量。2017年，中共在吉布地(Djibouti)設立了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未來幾年有可能還會在非洲東岸沿海及印度洋地區設立更多海外軍事基地。同時，中共也在南海地區填造六座可設置空軍基地、飛彈陣地及雷達通信設施的大型

人造島嶼。目前，美軍發現自身已受制於中共日益擴大的防空網、對美海軍軍艦不斷強化的海上偵知與打擊能力，以及對美海空基地日益嚴重之飛彈威脅。

北京運用這些能力，以更強勢的手段爭取其領土訴求。藉由在爭議海域通航及在該區域集結大批船隻的軍事手段，在釣魚臺列嶼對日本進行施壓。在其他地方，共軍為阻止爭議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明顯離美親「中」，而且還欣然接受北京240億美元的投資案。(Source: State Department)

海域的通行，集結大批漁船和海警船舶，並以水砲攻擊其他國家的船隻。2017年夏天，北京宣稱擁有越南專屬經濟海域範圍內一處油源豐富的區域後，隨即威脅越南若不停止在該地區的鑽探行為，將使用軍事力量迫使越南到停止為止。

當前中共追求區域軍事主宰權的行為，完全是仿效昔日的區域強權，包含過去中國的歷朝歷代。一如歷史學家普度(Peter Perdue)所言，在一連串的侵略行動之下造就了現代的中國大陸，因為其鎮壓了當前新疆、蒙古，以及西藏等所有地方。渠撰文指出，中國歷朝歷代「使用武力從不手

軟」，包含「公然消滅」其他敵對國家與叛亂活動等。歷代中國駐軍曾在整個亞洲地區鎮壓無數入侵者和海盜。

隨後的其他霸權也同樣運用軍事力量主宰其所在地區。自十九世紀末開始，美國開始打造後來的西半球頂尖軍隊。此期間，美國在跟墨西哥及西班牙的多次交戰中取得領土。在接續的數十年間(通常在於擴大美國商業利益)，美軍入侵拉丁美洲國家多達20餘次，多數都是針對多明尼加、海地、墨西哥及尼加拉瓜。而在冷戰期間，美國一再增兵反制拉丁美洲左翼運動組織包括：

1962年封鎖古巴、1965年派兵多明尼加、1980年代在尼加拉瓜各港口布雷、1983年和1989年先後入侵格瑞納達與巴拿馬。

日本同樣也是運用軍隊建立並維持其帝國。其在十九世紀的軍事現代化後締造了多次對中國和俄羅斯的驚人戰果。藉由上述手段及各場軍事戰役，日本奪佔包含朝鮮半島和臺灣等領土，並從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手中奪取殖民地。日軍後來主導整個日本帝國運作，遂行反叛亂行動及鎮壓各地獨

立運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蘇聯以區域內最強大的軍隊主宰自身勢力範圍。蘇聯更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和波蘭境內駐軍。為了形塑一個區域和平的樣貌，克里姆林宮願意動用武力，並曾先後派遣軍隊在1956年到匈牙利、1968年到斯洛伐克平定當地叛變。

過去的這些霸權國家絕不容許敵對大國勢力存在於其區域內。同樣地，今日中共亦不斷排擠美國在亞洲的勢力，並積

極設法暗中破壞。中共官員與歷年的國防白皮書皆一再批評美國盟邦關係已經過時，且破壞區域穩定。習近平呼籲建立一個新的「亞洲安全架構」，並主張以往國家間關係已無法滿足亞太區域各種複雜的安全需求。同時，北京深耕與首爾的關係並鼓動菲律賓向中共靠攏，就是想設法離間美國的盟邦。

擾攘的鄰邦

北京仍持續干預其他國家內政。加拿大情報官員直接點名中共，特別示警某些外國間諜可能擔任省級內閣部長和政府公務員。而在2016年，澳大利亞爆發一樁醜聞，因為曾為中共在南海領土主張提出辯護的該國參議員鄧森(Sam Dastyari)，遭揭發與中共某企業有資金往來，導致澳國制定新法禁止外國政治獻金。

在過去歷史上，區域霸權國家會廣泛地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藉此支持友好政權並設法削弱那些被認定具敵意的政黨與政治領袖。在歷代中國朝廷的進貢體制中，皇帝會將藩屬國的行政權交給當地領導人，此



中共為爭奪釣魚臺列嶼的控制權，時常派遣各種船隻航行於該區水域之中。
(Source: Flickr/Times Asi)



類方式亦稱為「以夷制夷」。當地的自主權也頂多如此而已。一如十六世紀明朝政治家張居正在論及此等藩屬國時所言，「如犬一般，若其搖尾乞憐，則投之以骨；若其狂吠不止，則以棒擊之；擊之後，若其又順服，則再投之以骨；獲骨之後若再吠，則再擊之。」

日本在其帝國全盛時期也同樣曾干預他國內政。例如，曾將菲律賓所有不支持日本的政黨全數解散。在其他地方，日本將控制權交給親日的當地領導人和警察，並在日本國內機構中專門訓練這些領導人。倘若中國、朝鮮半島和偽滿州國等地的官員不配合，東京就會派遣日本準軍事機關施以恐嚇、脅迫和刺殺當地領導人。

就美國的部分，其插手拉丁美洲內政的例證不勝枚舉。透過「羅斯福推論」到「門羅主義」，華府宣稱有權干預鄰國的事務。其運用公開與祕密、暴力與非暴力方法，支持反共領導人並削弱或推翻左派領導人。美國外交官歐德斯(Robert Olds)在1927年以非常直白的用詞說明此種作法：

「中美洲一向瞭解，美國承認和支持的政府才能保有權力，而美國不承認與支持的政府只能下臺。」冷戰期間，美軍和中央情報局曾在拉丁美洲各地區資助、武裝及訓練反共軍隊，並在巴拿馬美陸軍美洲學校等地建立一套訓練制度。這些接受美軍訓練的反共軍隊目的是要設法推翻古巴、厄瓜多、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等國的左派政權。華府還曾支持1954年瓜地馬拉和1973年智利的軍事政變。

莫斯科在東歐亦同樣忙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在其鄰國扶植共產黨政權，這些政權

前途完全取決於對莫斯科的忠誠度。在史達林時期，蘇聯祕密警察負責騷擾、凌虐及謀殺反對派領導人。史達林去世後，蘇聯轉而採取較為低調的手段，諸如邀請外國菁英人員到共產黨學校接受訓練，藉此建立蘇聯與區域政治人物的人脈關係。藉由「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莫斯科主張其有權干預鄰國內政，以捍衛社會主義對抗各種敵對勢力。

硬派軟實力

中共刻正藉由廣泛教育與文化活動，在東亞及以外之地區開拓其影響力。媒體是此一作為的核心重點。《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等國營媒體組織在全世界各地均設有據點。好萊塢製片廠經常尋求中共資助其計畫，以及獲得在中國大陸廣大市場的播映權。由於這些製片廠擔心會冒犯共黨，早已開始對影片內容先行實施審查。媒體新聞審查機制也開始影響整個出版業。為了取得中國大陸廣大市場的銷售管道，出版商愈來愈常被要求須檢視書籍和文章內容是否包含某些特定字彙和用詞(例如，「臺灣」、「西藏」和「文化大革命」等)。就連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世界最大的學術著作出版商——等重量級國際出版公司都得屈服北京的審查要求，且不斷擴大自我審查範圍。

北京也致力提升中共在教育方面的影響力。中共已經成為世界排名第三最受外國留學生歡迎的國家，僅在2016年就已接受來自200多個國家44萬餘名學生。許多學生都是獲得中共政府的補助。北京迄今在海外已在全球142個國家開設500



中共在教育文化上用來開拓其影響力的作法，就是在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Source: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多所「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用於推廣中文和中華文化。依據美國「全美學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所做的一項研究表示，孔子學院完全交代不清其與共黨之間的關係。而這些學院的老師必須遵守共黨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條件，且被迫要「避免談及敏感主題」，諸如人權、西藏和臺灣等。

共黨也對其他國家的大學校園進行滲透。北京招募高達6,000萬海外華僑社群成員：在世界各地的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s, CSSA)展現對於來訪中共領導人的支持，並對達賴喇嘛及其他中共視為敵人的演說者進行抗議。北京還對海外

中國大陸異議人士進行監控與消音，透過動員社群媒體進行騷擾並威脅渠等在中國大陸的親人。在澳大利亞境內，對於中共在各大學介入和間諜活動的憂慮，促使情報官員針對外國政府尋求左右當地輿論的「潛在威脅」提出警告。

昔日的區域霸權國家也是以類似方式，藉由文化和教育，以及拉攏公民社會領袖擴展其影響力。一如中共專家趙穗生於文章中寫到，「中華文化一直被視為一個偉大的永恆力量，能連結不同時代的分裂，並對所有新政府……灌輸符合傳統中華秩序的價值。」中國過去將語言、文學、儒家思想和官僚制度傳統推廣至日本、朝鮮半島、越南及其他國家。中國歷代君主也恪遵漢朝某位



大臣所提建議，藉由「五誘」(five baits)來降服蠻夷：包含絲綢車馬、精緻美食、戲曲女侍、豪宅奴僕，以及國宴與獎勵等帝王之賞賜。

美國在拉丁美洲的霸權地位亦高度依賴軟實力運用。1953年，美國政府成立美國新聞署(U.S. Information Agency)，據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總統所言，新聞署向各國說明美國的目標「係完全符合且可促進各國追求自由、進步與和平的正當理想。」美國在拉丁美洲所設立的電視臺，一開始都是播放美國影片和節目。美國政府所設立的各種新聞機關和廣播電臺，都是用來滲透或恐嚇反對派媒體機構的方法。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新聞署曾在智利及多明尼加針對不受美國歡迎的政治候選人發動密集宣傳攻勢，散布某些不實新聞並讓反對派媒體消音。

同樣地，日本帝國過去也曾成立「興亞聯盟」(East Asia Development League)以形塑區域各國的認知，並主導帝國境內日本人民的民間活動。東京藉由成立與滲透年輕社群、武術社團、學生自治會、祕密社團及宗教組織等，以達到控制公民社會之目的。日本帝國的「大東亞文化政策」係用於徹底剷除西方文化。例如，東京禁止販售可口可樂的理由是，發明這種飲料是「為了讓人淪落邪惡毒藥所產生的靈魂與心靈之離散力，以便英美帝國能更輕易利用人民。」東京也禁止使用歐洲各國語言並將日語定為區域的官方語言，並派遣數百名教師到全亞洲教導日文。日本帝國透過廣播節目、報紙和漫畫等進行文化傳播，這類方式就如同文化機關贊助展覽、演說和電影製片的作為一樣。

蘇聯也是透過廣泛的文化活動以鞏固其在東歐的影響力。誠如作家阿普勒鮑姆(Anne Applebaum)在其著作《鐵幕》(*Iron Curtain*)一書所述，在蘇聯支持下的各國共黨黨員接管所有廣播電臺和報紙，並恐嚇或關閉那些獨立的媒體。蘇聯設立具影響力的青年特工組織，並以豐厚收入工作、有僕人的豪宅和子女免費教育等條件，拉攏作家、藝術家及其他知識分子領袖。

莫斯科還成立名為「蘇聯對外友好和文化聯絡協會聯合會」(All-Union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俄文字首縮為VOKS)的大型組織，負責散播蘇維埃理念與文化，並吸收西方知識分子擔任共黨鷹犬。「蘇聯對外友好和文化聯絡協會聯合會」曾邀請數以千計的外國人造訪蘇聯，並贊助各類科研、製片、運動、芭蕾、音樂及出版等活動，甚至還耗費鉅資參與國際事務及大型展覽——諸如1958年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以展現蘇聯的科技與文化實力。

推論中共獨霸亞洲後的生活

若從過去區域霸權國家之背景檢視當前中共的行為，可明顯看出某些共同點。首先，經濟互賴有其黑暗面。雖然互賴會使發生衝突的代價攀升，但其本身亦會產生另一種籌碼。中共在區域貿易與金融的權力集中會提升其威懾力量，而北京早已開始加以利用。其次，歷史經驗顯示區域霸權國家都會廣泛插手干涉鄰國的內政。事實上，北京早已開始扭轉形象並對外宣告採取不干預政策。隨著中共實力日益強大，周邊鄰國均可預期北京一定會擴大干預鄰國之內政。

東亞各國必須決定這是否為其所願意接受的情況。尤其是日本這個唯一有能力制衡中共的潛在國家，正在面臨重大抉擇。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一向恪守高度自我設限的國家安全政策，僅使用1%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於其國防支出。探究過去明顯的歷史原因，日本人民高度猜疑軍方政務才能，且憂心經濟停滯及人口老化照護開支等問題，因此才可能會決定繼續將國家財富運用於奶油而非槍砲。

這絕對是完全合理的抉擇，但在做出此一決定前，日本人民

可能必須思忖自己在中共宰制下的亞洲會是何種生活。北京與東京早已糾葛於釣魚臺列嶼(尖閣諸島)的激烈領土爭端之中。為了掌握這些群島、削弱美日關係及擴展其他方面利益，吾人可以預期北京會運用更強的軍事與經濟威懾手段並插手干涉日本內政。除了霸權通常用於干預的理由外，中共本身對於日本還懷著深層的歷史仇恨。光是這點只要去回想美國是否真的痛恨古巴即可得知。

如果日本認定自己無法接受中共獨霸一方，就必須改變其國家安全政策。美國的全球利

益與承諾僅使華府將部分資源運用於亞洲。美國必然沒有能力，更別提有其意願獨力制衡北京。日本必須扮演趨近於過去西德的角色：身為美國盟邦一員，儘管武力遠不及敵對大國，卻能匯集龐大軍事力量，真正與美國合作確保自身國防安全。

東京與華府可以採取外交手段，讓其他國家擁有接受中共主宰亞太區域地位之外的選項。為達成此目的，美日兩國應爭取擁有類似價值與重疊利益的海洋國家核心群體——亦即澳大利亞、印度、紐西蘭和菲律賓等國的加入，同時歡迎其他可能有意願參與的國家，諸如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但此種路線的第一步應從日本——及廣泛東亞各國——先開始討論存活在中共主宰下的亞洲是何種光景。

作者簡介

Jennifer Lind係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政府系副教授。

Copyright © 2018,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



日本僅將1%的國內生產毛額用於國防支出，並恪守「專守防衛」的國防政策。(Source: USN/Jeffrey Jay Price)